

# 竺法護是否修訂過 T474？

何書群

海德堡大學海德堡跨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 中文摘要

雖然現存於藏經中的《維摩詰經》(*Vimalakīrti-nirdeśa*, T474) 歸屬於支謙 (fl. 223-252)，然前現代傳統與現代學界對於此經究竟應歸屬於支謙還是竺法護 (*Dharmarakṣa*, fl. ca. 280-308) 一直有所爭議。作者藉由電腦輔助方法發現了有關此問題相當豐富的內在證據，此篇論文以此為基礎，主張我們現存的文本是對於支謙原來底本的修訂，而修訂者為竺法護或是與竺法護圈子密切關聯之人。

**關鍵詞：**電腦文獻學、藏經文本歸屬、支謙、竺法護、《維摩詰經》

# Was T474 Revised by Dharmarakṣa?

RADICH, Michael

Professor, Heidelberg Center for Transcultural Studies, Heidelberg University

## Abstract

In both the pre-modern tradition and modern scholarship, there has been controversy over whether the *Vimalakīrti-nirdeśa* (VKN) attributed in the present canon to Zhi Qian 支謙 (fl. 223-252), the *Weimojie jing* 維摩詰經 T474, is in fact by Zhi Qian or by Dharmarakṣa 竺法護 (fl. ca. 280-308). Using copious internal evidence discovered by computer-assisted methods developed by the author, this paper argues that our extant text is a revision of a Zhi Qian original text by Dharmarakṣa or someone very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Dharmarakṣa's circle.

**Keywords:** computational philology, attributions of canonical texts, Zhi Qian, Dharmarakṣa, *Vimalakīrti-nirdeśa*

我們所見最早的《維摩詰經》(*Vimalakīrti-nirdeśa*, VKN)版本是《維摩詰經》T474。在《大正藏》中，此一文本歸屬於支謙(fl. 223-252)所譯。儘管如此，本篇論文旨在提出新的證據，說明竺法護(Dharmarakṣa, fl. ca. 266-308)在現存的這個 T474 文本中所扮演的角色。

關於漢譯本 VKN 的各個版本，《出三藏記集》(CSZJJ) (T2145)提出了頗為複雜的證據。根據該書，在鳩摩羅什(Kumārajīva, 344?-409?)之前，漢地已有五個 VKN 的譯本：<sup>1</sup>

1. 支謙譯本：兩卷，闕；<sup>2</sup>
2. 竺法護譯本：一卷（根據道安）或兩卷（根據僧祐），現存；<sup>3</sup>
3. 竺叔蘭譯本：三卷或兩卷；<sup>4</sup>
4. 竺法護所刪支謙譯本：一卷，闕；<sup>5</sup>
5. 支敏度所集三譯合本（或更可能是二譯合本—見下文）：五卷，闕。<sup>6</sup>

以上這一證據已使當代學界產生一些困惑，但基本上，這些說明暗

※ 收稿日期 2017.4.25，通過審稿日期 2018.8.23。

本文由劉勁松博士生、林恕安博士中譯，中文翻譯又經耿晴先生與鄭乃綺女士校正潤色，萬金川教授審訂，筆者趁此機會表達深切感謝。

<sup>1</sup> 關於漢譯目錄中所述 VKN 版本的詳細討論與分析，見 Lamotte 1962: 1-14。

<sup>2</sup> 梁·僧祐撰，《出三藏記集》，CBETA, T55, no. 2145, 6c14、14a19-20。

<sup>3</sup> 《出三藏記集》，CBETA, T55, no. 2145, 7c1、8c10。現存 T474 為兩卷本。

<sup>4</sup> 《出三藏記集》，CBETA, T55, no. 2145, 9c12、14a19-20。

<sup>5</sup> 《出三藏記集》，CBETA, T55, no. 2145, 8c16、9b27、14a19-20。

<sup>6</sup> 《出三藏記集》，CBETA, T55, no. 2145, 10a11、10a14、58b21-c10（僧佑自己的列表）。

示了竺法護以某種方式參與了不只一部而是兩部不同的《維摩詰經》版本的翻譯。

在當代學界，境野黃洋、小野玄妙、臼田淳三和釋果樸已經基於不同的理由而論證現存的 T474 有可能曾經部分或全部由竺法護所完成。<sup>7</sup>

關於各種在支謙和鳩摩羅什之間流通的《維摩詰經》版本，除了《出三藏記集》中的證據之外，我們還有一些其他的早期外部證據，這些證據包括在其他文本中來自《維摩詰經》的引用、早期寫卷以及片段的注釋。除了一處明顯的例外，這些證據（也就是那些非模稜兩可，而能協助對我們要討論的文本做出定論者）完全都基於現存的版本 T474。<sup>8</sup>

在《陰持入經註》(T1694)中的引文明確地指出自 T474。<sup>9</sup>支敏度在為他的合本作序之際，則顯示了有三個版本的確存於他所處的那個時代，這三版本分別為支謙、竺叔蘭和竺法護所譯出，而其中必然包括了 T474。<sup>10</sup>一些現代學者認為支遁(314-366)在他的著作中曾經提及 VKN。<sup>11</sup>

<sup>7</sup> 境野黃洋 1935: 147-148；小野玄妙 1937/2000: 43；臼田淳三 1981: 5-11；釋果樸 1998: 217-252。

<sup>8</sup> 以下的論述做了必要的大幅縮略，並將在未來另一處提出比較完整的形式。

<sup>9</sup> 《陰持入經註》：「……維摩詰曰。身身為窮。道會老死故。斯義如之」(CBETA, T33, no. 1694, p. 15, a18-19)，引用《佛說維摩詰經》(T474)「身為窮道，為要當死」，CBETA, T14, no. 474, p. 521, b14。關於《陰持入經註》(T1694)的著作年代，見 Zacchetti 2010: 180-181。

<sup>10</sup> 《出三藏記集》，CBETA, T55, no. 2145, 58b21-c10, 特別是 b24-28。支敏度明確提出了三個版本：「先後譯傳別為三經。同本人殊出異。或辭句出入先後不同」(CBETA, T55, no. 2145, p. 58, b27-28)；「若其偏執一經則失兼通之功。廣披其三則文煩難究」(CBETA, T55, no. 2145, p. 58, c2-3)。

<sup>11</sup> Zürcher 1959/2007: 123, 262 n. 215; Demiéville 1962: 441；支遁的文本保存於惠達(也稱慧達, fl. 557-589)的《肇論疏》中，如《肇論疏》，CBETA, X54, no. 866, p. 59, b4-5。根據惠達，支遁寫到：「即色是空，非色滅空」，大概是解釋《佛說

然而，支遁的措辭卻與 T474 不那麼相配，以至於我們無法確認他握有的是這個版本抑或是別的版本。釋果樸業已論證了在對諸菩薩一系列的「讚」(hymn, song of praise)中，支遁很明確地依賴 T474。<sup>12</sup>然而，支遁的讚和 T474 之間字面上的重疊並不多，因而我們也無法確認支遁的直接來源不是某個佚失的 VKN 版本。鄒超(336-377)在他的《奉法要》中引用了 VKN，並且這些引文中所用的來源文本確定無疑是 T474。<sup>13</sup>少數早期中國佛教寫卷也保留了 VKN 的早期版本，例如：P.3006；<sup>14</sup>保存於上海博物館、來源不明的寫卷；<sup>15</sup>以及中村不折所討論的一部來自於吐魯番的寫卷。<sup>16</sup>這些寫卷所根據的文本顯然是 T474。在敦煌文獻中所知的 VKN 版本只有 T474 和鳩摩羅什的 T475，然而 T474 却只在少數例子中為人所知。<sup>17</sup>

維摩詰經》(T474)：「愛觀菩薩曰：「世間空耳（明本做「而」），作之為二。色空不色敗空，色之性空，如是痛想行識空而作之為二，識空不識敗空，識之性空，彼於五（元本做「二」）陰，知其性者，是不二入」，CBETA, T14, no. 474, p. 531, b7-10; Lamotte 1962: 308-309。

<sup>12</sup> 釋果樸 1998: 24-27 n. 27。

<sup>13</sup> 釋果樸 1998: 27 n. 28 指出《弘明集》，CBETA, T52, no. 2102, p. 88, b12=《佛說維摩詰經》，CBETA, T14, no. 474, p. 523, a25 (逐字相同)。2. Zürcher 1959/2007: 172 指出《弘明集》，CBETA, T52, no. 2102, p. 88, b17-18=《佛說維摩詰經》，CBETA, T14, no. 474, p. 523, c1 (逐字句)；3.《弘明集》，CBETA, T52, no. 2102, p. 89, a6-7=《佛說維摩詰經》，CBETA, T14, no. 474, p. 522, b11-13。4. Zürcher 1959/2007: 174-175 指出《弘明集》，CBETA, T52, no. 2102, p. 89, a14-15=《佛說維摩詰經》，CBETA, T14, no. 474, p. 520, a14-16 Zürcher 175。

<sup>14</sup> 釋果樸 1998；臼田淳三 1981 (果樸並未引用)；竺家寧 2003；涂艷秋 2013；高明道 2013。

<sup>15</sup> 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上海博物館 1993: 1:1-27；孫致文 2008，特別在頁 103-106；萬金川 2008；釋果樸 1998: 56-57。

<sup>16</sup> 中村不折 1927: 1:37；釋果樸 1998: 60-61。

<sup>17</sup> 釋果樸 1998: 50-52。例如，International College 2006: 45 僅列出了 T474 的兩個樣本。

因此，在支謙和鳩摩羅什之間，我們擁有最具體的證據只能指向 T474 這個 VKN 的漢譯本。但是，在鳩摩羅什的圈子內，我們發現引用到另一個版本、或者說有兩個題為 "VKN" 的早期版本。這兩個經題分別為「別本」和《毘摩羅詰經》／《毘摩羅鞞經》。不管這些不同經題指涉到相同作品或是不同作品，這兩經題下所引用的字句與 T474 並不一致。<sup>18</sup>同時，可以肯定的是，在鳩摩羅什的圈子裡也可以接觸到 T474。<sup>19</sup>因此，可確定的是，在鳩摩羅什的時代中，至少有兩個早期的 VKN 版本，而這兩個版本皆早於鳩摩羅什當時新翻而且目前尚存的譯本—亦即 T475《維摩詰所說經》。<sup>20</sup>

白田淳三和木村宣彰令人信服地論證了「別本」實際上應是鳩摩羅什 VKN 譯本的早期譯稿，而它與現存的鳩摩羅什譯本 T475 不同。<sup>21</sup>然而，當我們仔細檢視「別本」和《毘摩羅鞞經》引文的措辭時，我們發現其中既有鳩摩羅什典型常用而且在他的時代方才出現的語法現象，同時也有對鳩摩羅什而言極不典型、而對竺法護來說，卻相當典型的某些措辭。在這種情況下，最有可能的是「別本」／《毘摩羅鞞經》是立基於不同於 T474 的竺法護底本。但是，這項主張的詳細說明超出了本文的範圍，我將在未來的研究中重新審視這個問題。

<sup>18</sup> 丘山新 1977；木村宣彰 1985。

<sup>19</sup> 見 Nattier 2000: 239-240 n. 10, 242 n. 12, 245-246 與 n. 19; Harrison 2008/2010: 235-239, 245-246; 辛嶋靜志 2010: 235 n. 5; 辛嶋靜志 2014: 907 n. 13。

<sup>20</sup> 僧祐的 VKN 序言也支持了當時存在至少兩種譯本的觀點，其中說姚興因為不滿意「支竺所出」的譯本轉而資助新譯本。見於《出三藏記集》，CBETA, T55, no. 2145, p. 58, b7-10；另亦見於《注維摩詰經》，CBETA, T38, no. 1775, p. 327, b5-8。

<sup>21</sup> 白田淳三 1981；木村宣彰 1987。

## 內部證據

現在回到本文所提出討論的新事證本身。在詳細研究這些證據之前，我將首先簡述我藉以檢索出這些證據的工具和方法。

在與 Jamie Norrish 的合作中，我開發了名為「TACL」(Text Analysis for Corpus Linguistics, 即「語料庫語言學文本分析」)這一套免費軟體工具，它可以幫助分析數位化文本中的互文關係、用語風格標記 (stylistic markers) 等問題。<sup>22</sup>迄今，我主要運用這個工具來分析漢語佛教文本。<sup>23</sup>就本質來說，TACL 非常簡單。它允許在兩套或多套、任何大小（乃至包括整部藏經）的文本或文本群中對於特定長度的字串(n-grams)<sup>24</sup>（長度為 n 個字元的字串，其中 n 由使用者定義）進行比較。這樣的比較可找到：

1. 哪些字串(n-gram)只在 A 中有，而在 B 中沒有（反之亦然）？
2. 哪些字串(n-gram)在 A、B 中同時出現？

換句話說，TACL 可以找到文本集合之間的交集或差異。它可以產生與使用者所定義的文本群中，與「使用者定義的判準」(user-defined criteria)相匹配的完整字串(n-gram)表。

必須強調的是 TACL 是在有限制的條件下運行，它無法找到關於用語風格與翻譯問題—就像本文所欲評估的問題—所有可能的證據。最重要的是，TACL 只能搜尋字面上完全相同的字串。這意味著它無法找到字面上有所差異的字串—例如相同詞彙的不同拼寫、或者相同短語

<sup>22</sup> 代碼庫位於：[TACL https://github.com/ajenhl/tacl/](https://github.com/ajenhl/tacl/)。

<sup>23</sup> Radich (2014, forthcoming a, forthcoming b)；Radich 與 Anālayo (forthcoming)。

<sup>24</sup> 關於使用 n-gram(字串)或類似的電腦輔助對於漢傳佛教文本的分析，請見石井公成 2003, 2012；後藤義乘 1978, 2006, 2007a, 2007b；Hung, Bingenheimer 和 Wiles 2010。

(phrase)的不同表達方式—之間的關係。也就是說在這一發展階段，TACL 尚不具有「模糊匹配」的能力。而且，也因為這些原因，它不能找到分佈於被某個文句分隔開的慣用文體(stylistic pattern)，譬如「以……故」這樣的慣用文體。此外，它也不能找到那些不存在於個別字元和詞彙層次上的文體特徵，諸如六言偈頌或韻腳之類。

基於這些限制，透過 TACL 輔助的研究方法若只單憑它們自身，勢必只能提供不盡完善的關於用語風格 的描繪。但 TACL 有一些威力能夠掩蓋它的不足，它的優越從其只究字面的盲目性(literal-minded blindness)可見一斑。歷來研究人員習以為常憑著範圍較狹的典型佛教術語、專有名詞和句型用來處理內部證據問題。於此不同，如我們將在以下的例子中看到，TACL 由於其對於文本內容完全視而不見的特徵，因而可以幫助我們找到比此更為廣泛的用語風格標記。TACL 還有一項範圍和正確性遠超過任何人類研究者的能力—它能以 100%的準確度在(相對)瞬間完成全部經典的檢索。儘管它有所限制，然而，透過 TACL 輔助的成果可以清晰地提供給我們充分的證據，在它廣度和豐富性上足以令人大開眼界，以處理許多重要和未解決的研究議題。

我們還需注意的是，TACL 無法自己找到問題的答案。相反地，研究人員可以(並且應該)將 TACL 所產生的資料在其原始文本和脈絡中再次充分地檢查，並獨立地評估其對研究問題的意義。因此，本文以下分析的原始材料雖由 TACL 所檢索出，但所發現證據的證明力並不取決於工具的操作本身，而是要通過一些方法和標準來評估這些證據(且我已評估過)。這些方法和標準也就是用於尋找和評估任何可能之用語風格證據的分佈和意義的同一套方法，包括對個別選定用語進行數位檢索，猶如現今在本領域中常見的方法等。

本研究始源於另一較大規模的透過 TACL 輔助計畫中附帶的發現，

此大規模計畫為系統性地研究竺法護完整文獻群中風格與作者歸屬的問題。儘管竺法護的翻譯風格具有多變性的壞名聲，這項工作還是揭示了超過 3000 個竺法護文獻群中（相對於有意義的比較對象而言）的獨特標記。然而，這個計劃太大而無法在此處加以描述，我必須推遲到未來的專著才能詳細討論我使用 TACL 的方法，以及竺法護研究的全部結果。

回到對於 T474 的例子有意義的證據，接下來的表格提供了一系列特殊的語言標記，這些標記帶有竺法護風格之強烈特徵。迄今為止，在那些有確切作者歸屬、且被認為是在竺法護之前的文本中，<sup>25</sup>這些標記僅僅在 T474 中出現。

表 1 在 T474 中竺法護的語言標記

[說明]由於篇幅原因，本表僅提供一個樣本，這項樣本是由我的研究中所發現的將近 180 個此類標記之集合資料而來的；所有標記的完整表格將以如下相同的格式於線上提供。<sup>26</sup>在第 2 欄中，標記本身後面的數字是竺法護文獻群中出

<sup>25</sup> 根據 Nattier 2008。

<sup>26</sup> 見 dazangthings.nz。到 2017 年底為止，全部的標記列表如下：汎；寂然而；天、龍、神、撻~；而無所住；愛利；等利；此瑞（應）；不永；像而；釋迦文如來；[舍利]弗以；~方界；百千之眾；為何等類；三十七道品之法；~然觀；告諸菩薩；（彼/本/佛/佛國）土忽然不現；一切大聖；吾我無；海江；等解；堅固其[志/心/行]；此住；因而；於百千劫；蚊行喘息人物；[（經常含）眼色]耳聲鼻香舌味身更；平等一切諸[佛/法]；眾俱比丘；與大比丘眾俱；於最[勝（等）]；如明鏡見其面像；諸大眾受教而聽佛；~土清淨；即如其像三昧正受；一切諸度無極；戒無所犯；度無極善權[方便]；眾眷屬；[志/心/本（等）]性所~；現在諸佛世尊；[（經常含）觀]察人~；詣如來；為師子吼；一切救[usu.濟]；無相不願；一切施安；無所立；於是文殊[師利]；諸凡[夫]；空義；告賢者阿難；寶事；~友而……；慌；[苑]囿；冥塵；莫不欣[然]；如來境界；眾生又……；[迦]留

現的總次數；如同一般電子檢索數位化文本的結果，總次數是近似的數字，尤其是因為數位化過程中可能出現錯誤。TACL 不僅檢索大正藏的本文，也包含在大正藏校勘中所記錄的異本(宋、元、明等)的異體字內容(按照 CBETA 2014 的數位化版本)。因此，若文中出現異體字，同一個文本的計數可能以一個範圍來表示，例如 27-28x。竺法護文獻群中對某一個標記的總數等於每個文本中所見之平均數的總和。因此，所列的數字當中或有非整數計數（例如，150.2x）。



羅、甄[陀羅]；~之輪；光淨菩薩；不置遠；根力覺意；大勢至；將養；和安；供養此[~]；諸身；~然，猶[（經常含）如]……；常定；造業；龍宮；從想~；~物之~；~等，又……；彌勒如來；伺求；惠施仁愛；智慧善權；于七~；利人等利；等利；寶幢；義於；五眼；[龐]擴；說法，其……；則無有~；吾當為汝[……說]；空則……；諸如來等；虛空藏；為何謂[也]；……故[,]又……；敬問無量；大眾受教；應病與藥；~應[,]又……；常應~；知一切眾生；如聚（泡）沫；一切世界；快說此言；((經常含)經)典而……；寶淨；無應不應；無退；~界無量；色貌；戒品；持正法；無常、苦、空[非身]；……淨則……；得未曾有；甚慢；無非；……相則……；X 告賢者阿難；……本[。]又……；當於何求；入此；唯舍利弗；如來種；文字；妙樂世界；言：「至未曾有……；樓由；芙蓉莖((經常含)華)；至未曾有；濡首；柔順法；諸佛之法；無跡；陰、種、諸入；若曉[了]；所倚/所倚；雷音；至道場；呼聲；美香；三達（之）智；則觀；智積；群黎；無數佛土；~土忽然不現/見；如來佛土；(頒)宣諸~；一切塵勞；眾庶；菩薩大士之~；懷來；度知見品；達之；(菩薩)篋藏；師子床；色行天；安養；逮得法忍；~等利一切~；定意正受；世界曰……；(不可)計會；聖性；……法；何謂為……；一切救濟；~修至~；~響而~；眷屬圍遶；使立；同像；捷音和；其世界名……；懈廢；寶事；唯舍利弗；忍界；執權；辯才。

	標記	T474	竺法護語料庫
1.	樓由 <sup>27</sup> 12.9x	T474(0-1x) 536b6	T274(0-1x), T310(3)(8-9x), T425(0-1x), T513(2x), T638(1x)
2.	濡首 <sup>28</sup> 153.1x	T474(1-2x)	T323(0-1x), T324(0-1x), T342(0-1x), T627(88-188x), T635(27-28x), T817(0-3x)
3.	無退 <sup>29</sup> 32.7x	T474(1x) 524a29-b1	T288(3x), T291(1x), T292(2x), T310(3)(2x), T310(47)(1-2x), T318(4x), T342(3-4x), T398(3x), T399(1x), T403(2x), T425(2-3x), T585(2-4x), T606 (1x), T635(1x), T810(2x)
4.	得未曾有 <sup>30</sup> 52x	T474(2x) 519c10, 532b23	T154(7x), T263 (1x), T263(15x), T266(1x), T310(3)(8x), T324(2x), T325(1x), T345(1x), T401(2x), T461(2x), T477(2x), T565(2x), T585(1x), T598(1x), T606 (3x), T627(1x), T635(1x), T815(1x)

<sup>27</sup> 佛的名字\*Roca，參考藏譯為：sNang mdzad, Chandra 1976: 1438b, s.v. *snang mdzad*。另外，roco，參見大正大學 2004: 490；\*Roco，辛嶋靜志 2015: 82。異體字「樓油」[宋元明宮]同樣是竺法護的標記，如「樓油」[宮]《佛說濟諸方等學經》卷 1, CBETA, T09, no. 274, p. 376, b17；「樓至」[元明]，《賢劫經》，CBETA, T14, no. 425, p. 50, a20；「及其最後樓至如來」，《佛說弘道廣顯三昧經》，CBETA, T15, no. 635, p. 505, b28。這種音譯實際上是竺法護翻譯文獻群（和 T474）中所特有的（即 T1-1692, T2030-2049, T2865-2920）。可參考以下註解：「樓由者晉言涕」，《大寶積經》，CBETA, T11, no. 310, p. 52, b24；《一切經音義》：「樓由（亦名樓至皆梵語訛也即賢劫中菩薩最後成佛者是也經自解云樓由晉言涕泣即密迹金剛也）」，CBETA, T54, no. 2128, p. 375, b23。

<sup>28</sup> Mañjuśrī.由於兩個在竺法護的文獻群中多量出現的異體字—即「溥首」，「軟首」（皆於 T474 中不出現）—此標記相當複雜。此問題將來更完整地說明。

<sup>29</sup> avinivarttanatayā，大正大學 2004: 148。

<sup>30</sup> āścaryaprāptā，朱慶之 2015: 243-245；參見註腳 31。

5.	至未曾有 <sup>31</sup> 58.9x	T474(1-2x)	T186(2x), T263(3x), T285(2x), T292(1x), T310(3)(4x), T310(47)(1x), T315a(1x), T318(2x), T342(3x), T381(1x), T398(5x), T399(4x), T425(1x), T435(1x), T477(2x), T481(2x), T534(2x), T565(2x), T567(1x), T585(6x), T589(1x), T598(1-4x), T810(5-6x), T813(1x), T815(2x)
6.	大眾受教 <sup>32</sup> 18x	T474(1x) 520a8	T154(1x), T266(1x), T292(2x), T310(3)(1x), T310(47)(1x), T324(1x), T398(1x), T425(5x), T433(1x), T481(1x), T813(2x), T815(1x)
7.	無常、苦、 空[非身] <sup>33</sup> 54.2x	T474(2x) 527c10, 536a6	T103(1x), T154(1x), T186(2x), T222(12x), T263(2x), T266(1x), T285(1x), T291(1x), T310(3)(6x), T310(47)(1x), T342(1x), T398(1x), T399(1x), T401(1x), T403(1x), T425(5-6x), T459(1x), T477(1x), T481(2x), T534(1x), T588(1x), T598(2x), T606(7-8x)
8.	根力覺意 <sup>34</sup> 33.6x	T474(1x) 520b7	T186(2x), T222(13x), T263(1x), T266(4x), T292(2x), T310(47)(1x), T378(1x), T398(2x), T399(2x), T403(1x), T425(1x), T481(0-1x), T565(1x), T585(1x), T810(1x)
9.	文字 <sup>35</sup> 246.5x	T474(4x) 522b23, 528c10-11, 532c10	T186(2x), T222(30x), T263(1x), T274(3x), T285(4x), T288(1x), T291(10x), T292(4x), T310(3)(22x), T310(4)(1x), T310(47)(3x), T315a(3x), T315b(3x), T318(1x), T324(1x), T338(4x), T342(5x), T381(1x), T395(1x), T398(16-17x), T399(6x), T401(19x), T403(7x), T425(9x), T459(4x), T460(2x), T477(1x), T585(19x), T589(4x), T598(34-36x), T606(1x), T627(4x), T738(1x), T810(17-18x), T815(1x)

<sup>31</sup> *āścaryaprāptā*, 參見註腳 30；大正大學 2004: 92。

<sup>32</sup> 與此短句最接近的梵文為：*[ratnākaro locchavikumārah] tāni ca pañcamātrāni licchavikumāraśatāni [bhagavataḥ] pratyāśrauṣur [bhagavāṁś teśāṁ]* etad avocat, 大正大學 2004: 28。

<sup>33</sup> *anityaduḥkhaśūnya[-anātma-]*, 大正大學 2004: 240, 482。

<sup>34</sup> 與此短句近似度最高的梵文對應句是：*~indriyabalabodhy[āṅga] ~ etc.*, 大正大學 2004: 36；辛嶋靜志 1998: 161, 247。

<sup>35</sup> *akṣarāṇī*, 大正大學 2004: 100, 276, 376。

10.	應病與藥 <sup>36</sup> 29.3x	T474(1x) 519a29	T154(1x), T186(1x), T263(2x), T292(1x), T310(3)(2x), T310(47)(3x), T398(0–1x), T401(1x), T403(5x), T425(7x), T459(2x), T477(1x), T481(1x), T565(1x), T810(1x)
11.	當於何求 <sup>37</sup> 14.3x	T474(3x) 525c19-22	T378(1x), T585(1x), T589(5x), T598(4x), T815(1–2x), T817(2x)
12.	[鹿]廣 <sup>38</sup> 42.7x	T474(1x) 532c18	T154(4–9x), T186(4x), T263(0–1x), T285(1–2x), T291(1x), T292(1–2x), T310(3)(3x), T310(47)(2x), T318(2x), T398(6x), T399(1x), T401(1x), T403(2–5x), T425(3x), T461(1x), T481(1x), T606(0–3x), T638(1x)
13.	慌 27.9x	T474(0–1x)	T186(0–1x), T222(6–7x), T285(2x), T291(0–1x), T292(0–1x), T310(3)(0–2x), T315a(1x), T315b(2x), T398(1–4x), T399(1x), T425(2–5x), T461(0–1x), T481(0–3x), T588(0–1x), T598(0–1x), T627(1–2x), T638(0–2x), T736(1x), T770(0–1x), T810(0–1x)
14.	故又 <sup>39</sup> 59.3x	T474(1x) 526a11	T186(1x), T222(1x), T288(2x), T291(0–1x), T292(1x), T310(47)(1x), T318(1x), T342(2x), T398(2x), T399(1x), T401(2x), T461(1x), T481(1x), T565(1x), T585(33x), T627(1x), T635(3x), T810(1x), T815(1x), T817(3x)

<sup>36</sup> 此處，梵文與 T474 之間的對應十分粗略，不可一一對應，如「為大醫王，以慧以善，救眾生病，應病與藥，令得服行」；*mahāvidyarājaih sarvasatvavinyavidhijñaih yathārhadharmarbhaiṣajyaprayogaprayuktaiḥ...*，見大正大學 2004: 6。短語「應病與藥」後來取得了近似成語的性質，以上所列的證據強烈暗示它是竺法護所造。此外，這項證據有可能為我們提供了有關《小道地經》(CBETA, T15, no. 608)的正確歸屬和/或年代的線索，可參見林屋友次郎 1941: 1299-1303；Demiéville 1954: 342 n. 6。

<sup>37</sup> *kuto mārgitavyā*, 大正大學 2004: 192。

<sup>38</sup> ≈ *daridralūhatayā khatuṅkān*, 大正大學 2004: 382；大正大學 2006: 96。

<sup>39</sup> 「在眾勞故。又問，疾者自於其法」；*[parikalpa]kleśasamutthito na punar atra kaś cit paramārthato...*，見大正大學 2004: 196。

15.	則無有 <sup>40</sup> 150.2x	T474(1x) 530c26-27	T222(28–29x), T263(3x), T266(5x), T285(4x), T291(8x), T310(3)(3x), T310(47)(2x), T315b(1x), T318(4x), T338(2–3x), T342(1x), T381(5x), T398(4–5x), T399(4x), T401(10x), T403(4x), T435(3x), T459(1x), T477(1x), T481(8x), T565(1x), T585(11–12x), T589(1x), T598(2x), T606(5–6x), T627(6–7x), T638(1x), T737(1x), T810(1x), T813(3x), T815(9x), T817(5x)
16.	相則 <sup>41</sup> 35x	T474(2x) 523a3, 531b23	T222(2x), T285(1x), T291(2x), T318(1x), T381(4x), T399(16–17x), T401(1x), T403(2x), T461(1x), T585(1x), T598(1x), T606(0–1x), T627(1x), T817(1x)
17.	空則 <sup>42</sup> 45.3x	T474(1x) 531b22-23	T222(17x), T263(1x), T266(2x), T285(1x), T291(1x), T318(1x), T342(1x), T381(1x), T398(2x), T585(2x), T588(3x), T606(5x), T627(3x), T810(0–1x), T815(1x), T817(4x)
18.	將養 <sup>43</sup> 56.5x	T474(1x) 526a17	T186(1x), T263(2x), T285(8x), T291(1x), T292(2x), T310(47)(2x), T323(1x), T342(2x), T381(3x), T398(4x), T401(1x), T403(7x), T425(8x), T481(1x), T585(2x), T588(1–2x), T606(1–3x), T627(1–2x), T638(2x), T813(1x), T815(2x), T1301(1x)

<sup>40</sup> 「起分為二，不起、不生則無有二，得不起法忍者，是不二入」，與梵文的對應不精準，如：*utpādabhamgau kulaputra dvayam yan na jātam notpannan na tasya kaścid bhamgah...*，見大正大學 2004: 324。

<sup>41</sup> 「假使有受身相，則與外五通等」，梵文本無與此對應的內容，見大正大學 2004: 114。第二句引文可見註腳 42。

<sup>42</sup> 「空異、無相異、無願異為二，如空則無相，無相則無願，無願者不意」，與梵文的對應不精確：*anyā śūnyatānyad animittam anyad aprañihitam iti dvayam etat | yad dhi śūnyam tatra na kiṁcin nimittam | animitte 'prañihitam | aprañihite na cittam...*，大正大學 2004: 338；大正大學 2006: 87。

<sup>43</sup> *utpāditavyam?*，大正大學 2004: 198。

19.	為何謂 [也] <sup>44</sup> 40.5x	T474(1x) 530c25	T263(1x), T285(1x), T310(3)(1x), T338(1x), T342(5x), T345(1x), T398(2x), T399(2x), T403(4-5x), T460(1x), T481(2x), T565(2x), T585(10x), T810(4-5x), T813(1x), T815(1x)
20.	無應不應 <sup>45</sup> 46.3x	T474(1x) 528b28	T222(4x), T266(2x), T285(1x), T291(3x), T292(1x), T310(3)(1x), T310(47)(5x), T342(5x), T398(3x), T401(2x), T403(2x), T481(4x), T585(3x), T589(1x), T598(2x), T627(1x), T810(3x), T811(1x), T813(1-2x), T817(1x)
21.	莫不欣 [然] <sup>46</sup> 21.8x	T474(1x) 520c20	T154(4x), T186(3x), T285(1x), T292(2x), T310(3)(1x), T318(3x), T403(1x), T565(1x), T598(1-2x), T638(1x), T810(2-3x), T817(1x)

在選出表 1 所包括之標記的過程中，我沒有參照它們是否在竺法護之後被普遍應用。然而，我們也發現少數證據性更強的標記，即在西元 450 年之前僅曾出現於竺法護的文獻群以及 T474 中的一套標記。具有這種分布的標記—尤其是多數的標記同時出現的情況下—可以被視為「確切的證據」(smoking guns)，表明與竺法護的關聯。在如下表 2 中列出這類標記。

<sup>44</sup> ≈pratibhātu...katamo...，大正大學 2004: 324；辛嶋靜志 1998: 458。

<sup>45</sup> ≈akalpikāni...na kalpayanti...，大正大學 2006: 272。

<sup>46</sup> 梵文本無確切對應內容，大正大學 2004: 50。

表2 公元450年前僅屬於竺法護和T474的標記

	標記	T474	竺法護語料庫
1.	[苑]匱 <sup>47</sup> 12x	T474(1x) 530a9	T186(2x), T266(1x), T285(2x), T292(4x), T460(1x), T461(1x), T815(1x)
2.	冥塵 <sup>48</sup> 11x	T474(1x) 529b19	T186(2x), T263(1x), T285(1x), T292(1x), T588(5x), T606(1x)
3.	敬問無量 <sup>49</sup> 11x	T474(1x) 532a28-29	T222(1x), T263(1x), T310(3)(1x), T310(47)(1x), T315a(1x), T315b(1x), T401(1x), T598(1x), T627(2x), T810(1x)
4.	陰、種、諸 入 <sup>50</sup> 35.2x	T474(1x) 526c26	T222(5-6x), T291(1x), T310(3)(3x), T318(1x), T342(6x), T345(2x), T381(3x), T398(0-1x), T401(1x), T481(1-2x), T565(1x), T598(1-2x), T606(0-1x), T627(1x), T817(6x)
5.	若曉[了] <sup>51</sup> 14x	T474(1x) 527c19	T222(2x), T266(2x), T291(1x), T310(47)(1x), T318(1x), T342(2x), T401(1x), T403(2x), T481(1x), T813(1x)

重申一下，這些表格只展現了完整證據的一部分，整個證據合集包括大約180個同樣的標記。除了我自己以TACL為基礎的研究（包括尚未發表的研究），以及更單純的量化分析，<sup>52</sup>以往基於內部證據的作者歸屬研究從未仰賴如此大量的標記。如我將來會更完整而仔細地說明，除

<sup>47</sup> 「總持為苑匱」；*udyānam*，大正大學 2004: 312。

<sup>48</sup> ~rajaḥklesā~，大正大學 2004: 298；“dark (or obscure) dust (or objects of the sense-organs)”，辛嶋靜志 1998: 292。

<sup>49</sup> 此表示對於尊敬的人「有禮貌地問候其健康狀況」；*alpābhādhatām ca pariprcchaty*，大正大學 2004: 362。另參見辛嶋靜志 1998: 232；Zacchetti 2005: 273 n. 260。

<sup>50</sup> *skandhas*（蘊），*dhātus*（界）和 *āyatanas*（處）（以這一順序）；*skandhadhātvāyatana~*，大正大學 2004: 220。

<sup>51</sup> 梵文的對應句不精確：*paśyaisācintyavimoksādhimuktih*，大正大學 2004: 244。

<sup>52</sup> E.g. Hung, Bingenheimer 與 Wiles 2010。

了 T474 之外，再沒有任何確認為竺法護之前的文本，其中如此大量地發現帶有竺法護用語風格特徵性標記。

在考慮這些證據的進一步蘊涵時，考慮它們所包含的語言類型和用法是有幫助的。這裡收集的標記包括：

1. 佛教專有名詞的音譯，例如「樓由」\*Roca Buddha（表 1.1）
2. 佛教專有名詞的義譯，例如，「濡首」“Mañjuśrī”（表 1.2）；
3. 佛教的專門術語或分類項目，例如「無退」(avavartika)（表 1.3）；「無常、苦、空[、非身]」（表 1.6）；或「冥塵」（表 2.2）；或「陰、種、諸入(*skandhas, dhātus, āyatanas*)」（表 2.4）；
4. 非專門的翻譯造詞，但仍屬佛教用語，如「[得]未曾有」或「至未曾有」āścarya[prāpta]（表 1.4, 1.5）；「根力覺意」（表 1.8）；
5. 屬於比較一般的用語，但專屬佛教文獻中經常出現的情境或概念，例如「大眾受教」（表 1.6）；或「敬問無量」（表 2.3）；
6. 一般名詞，例如「文字」（表 1.9）；
7. 整個短句，但沒有任何明顯的佛教專有脈絡，例如「應病與藥」（表 1.10）；或「當於何求」（表 1.11）；
8. 單一漢字，例如，「獘」（表 1.12）；「慌」（表 1.13）；或「匱」（表 2.1）；
9. 適合稱為「並置標記」的元素，就是反覆出現的單詞組合，而此組合的起因在於將可分隔的語法習慣與措詞組合在一起。例如，「故又」（表 1.14）極可能就是由兩種語言習慣的結合而產生的——典型的「佛教漢語」將「故」置於最終位置的習慣用

法，以及用另一個句子以「又」起首表示「進一步，再說」(\* *punar* 等)。此二特性被證實在早於竺法護的作品中以彼此隔離的方式存在；然就是因為由竺法護本人將此二者結合，所以它們經常並列，「故又」這樣的用法使得竺法護與前人有所區分。同樣，「則無有」(表 1.15)、「相則」(表 1.16) 和「空則」(表 1.17) 都是出於對連詞「則」的偏愛而產生的。一如前面的案例，在竺法護之前「則」是大量單獨出現，而它與其他詞彙構成特定的組合被竺法護反覆使用的情形，是極為獨特的。

如上所述，TACL 所尋出的標記類型一般來說是很廣泛的。不管是為佛教學者通常所關注的內容，還是表面上僅帶一般漢語之常見特色的措辭用語，該軟體的盲目搜尋過程無差別地找到所有與搜索條件匹配的重複字串（這裡是指到竺法護的時代為止，只出現在 T474 和竺法護著作中的項目）。因此，藉 TACL 的輔助，我們能夠捕捉到更廣泛的證據。此外，比起佛教學家經常注意到的佛教專用的專門用語等，這樣淡然無色，易被錯過的一般措辭用語可說是對於作者歸屬與用語風格更具有說服力的證據。我們可以合理地預期，佛教專門術語不僅在現代佛教學家的眼裡很引人注目，在古代譯者的眼裡也同樣引人注目，因此更有可能被模仿。相比之下，如「為何謂」(表 1.18) 之類的表面上毫無特色的短語，更可能是自動的，不自覺的著作習慣—恰如作者所呼吸的空氣一樣。

如此，這批內容豐富而數量極多的標記，一般來講首先出現在竺法護中，卻同時時代錯置地出現在 T474。對於這一現象，我們可能會想要提出如下三種解釋來說明：1. 巧合。2. T474 對竺法護風格和文獻群的影響，或 3. 內容。這些元素中的其一或其二可能至少在產生這些標記的過程中有效。然而，此三種解釋中任何一個孤立地來考量，或甚至是三者的組合，都不能解釋證據呈現出的全幅樣貌。

針對於 1.訴諸巧合的解釋，我們首先務必要注意的是，直到四世紀初，在漢語傳統中的所有翻譯文本中，這些標記集中在竺法護文獻群本身肯定不是一項隨機的結果。如上所述，我們應該還記得，除了 T474，如此同類的標記在竺法護之前的任何另一個文本中都沒有以相似的數量出現。因此，這些異常標記集中出現於 T474 中絕不是巧合。

針對 2.訴諸影響的解釋，我們應該注意以下幾點。首先，這些標記的絕大部分僅在 T474 中出現一次或兩次。其次，這些標記許多是不引人注目的，極為平凡的，如看似不顯眼的標記，甚至於「並置標記」之類。這些因素使得它們不可能以如此的數量而被文本的使用者注意，更不用說被模仿了。

對於 3.訴諸內容的解釋，我們應當注意到，如前文所述，標記類型的範圍很大，這使得大多數標記間不太可能有內容相關性。

重申一下，這裡所討論的大約 180 個標記在竺法護之前的文本中，都只出現於 T474。這必然又意味著在可靠地歸屬於支謙的任何其他文本中，同一批標記都沒有出現過。與此相反，正如前文所見，這些標記反覆出現在確切歸屬於竺法護的各種文本中，因而是其獨特風格反覆出現的特徵。另一方面，正如 Nattier 在其伴隨此文的研究中所證明，T474 中原始的底本的確是真實的支謙作品。綜合 Nattier 的發現，此處所調查的證據明確地顯示，支謙完成他的《維摩詰經》之後，經過某一個屬於竺法護圈的人之某種程度的修訂或改寫，現存的 T474 方才形成。這些發現又與 1935 年境野黃洋的簡要觀察頗相一致。

在尚未出版的另一項研究之中，我還顯示鳩摩羅什和他當時的圈子所引用的「別本」／《毘摩羅詰經》是基於不同於 T474 的另一個竺法護底本。綜合目前的發現，這意味著我們具有強有力的證據來證明竺法護譯經團隊以某種方式參與了 VKN 兩種不同版本的翻譯—亦即「別本」

／《毘摩羅詰經》的底本以及現存的 T474。

總括而言，這些發現可能與《出三藏記集》的證據一致，也就是竺法護除了自己曾經獨立翻譯之外，還「刪」了支謙的譯本。Nattier 教授的研究與我此處所論及的研究已經證明 T474 不是竺法護從零開始的獨立翻譯，因此將竺法護的獨立翻譯與「別本」和／或《毘摩羅詰經》的底本視為同一可能是最自然的。如果我們相信此一認定，那麼通過排除法，所謂竺法護的支謙「略本」就是 T474。然而，《出三藏記集》中所記錄的關於竺法護的刪略細節與現存 T474 的形式並不一致——現存文本仍然是兩卷，就是說長度與支謙的原來文本一致；然而，竺法護的刪節本應是一卷，而這個事實也讓人很難想像現存的 T474 可能就是經過這次刪節的結果。這意味著即使前述證據清楚地表明竺法護譯經團隊中有人修改了 T474，我們仍然難以從外部證據做出完整而一致的解釋。



## 引用書目

### 佛教典籍與古籍

- 《佛說濟諸方等學經》，CBETA, T09, no. 274。
- 《大寶積經》，CBETA, T11, no. 310。
- 《賢劫經》，CBETA, T14, no. 425。
- 《佛說維摩詰經》，CBETA, T14, no. 474。
- 《小道地經》，CBETA, T15, no. 608。
- 《佛說弘道廣顯三昧經》，CBETA, T15, no. 635。
- 《陰持入經註》，CBETA, T33, no. 1694。
- 《注維摩詰經》，CBETA, T38, no. 1775。
- 《弘明集》，CBETA, T52, no. 2102。
- 《一切經音義》，CBETA, T54, no. 2128。
- 《出三藏記集》，CBETA, T55, no. 2145。

### 現代專書、論文

- 上海古籍出版社與上海博物館編，1993，《上海博物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 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朱慶之，2015，〈支謙譯《維摩詰經》中的一些「破格」用法〉，《佛光學報》1：2，頁 233-262。
- 竺家寧，2003，〈敦煌卷子 P.3006 詞彙研究〉，項楚、鄭阿財編《新世紀敦煌學論集》，成都：巴蜀書社，頁 486-508。
- 孫致文，2008，〈上海博物館支謙譯《佛說維摩詰經·卷上》寫本殘卷的研究意義〉，《正觀雜誌》47，頁 103-135。
- 高明道，2013，〈道安到底有沒有看到支謙的《維摩詰經》？談談一些目錄研究的問題〉，《法光》287，頁 1-7。<http://enlight.lib.ntu.edu.tw/FULLTEXT/JR-BJ013/bj013392420.pdf>. ( 2016/08/07)
- 涂艷秋，2013，〈從支謙與竺法護的譯經風格釐測敦煌寫卷 P.3006 經文之譯者〉<sup>53</sup>，《漢學研究》31：1，頁 285-318。
- 萬金川，2008，〈支謙譯《佛說維摩詰經·諸法言品第五》上博寫卷校注〉，

<sup>53</sup> 高明道引用這一標題時在這一詞後添加了 *sic!*，見高明道 2013: 1。

《正觀雜誌》47，頁 137-186。

釋果樸，1998，《敦煌寫卷 P3006「支謙」本《維摩詰經》注解考》，台北：法鼓文化。

大正大学総合仏教研究所梵語仏典研究会編輯，2004，《梵藏漢対照『維摩經』》，東京：大正大學出版社。

大正大学総合仏教研究所梵語仏典研究会編輯，2006，《梵文維摩經—ポタラ宮所蔵写本に基づく校訂》，東京：大正大學出版社。

小野玄妙，1937/2000，《仏書解説大辞典 別巻（仏教經典総論）》，東京：大東出版社。

木村宣彰，1985，〈維摩詰經と毘摩羅詰經〉，《仏教学セミナー》42，頁 17-34。

木村宣彰，1987，〈注維摩經所引の別本について〉，《印度学仏教学研究》35：2，頁 99-104。

中村不折，1927，《禹域出土墨寶書法源流考》，東京：西東書房。

丘山新，1977，〈『注維摩詰經』所引の「別本」について〉，《印度学仏教学研究》26：1，頁 154-155。

石井公正，2003，〈《大乘起信論》の用語と語法の傾向—NGSM による比較分析〉，《印度学仏教学研究》52：1，頁 287-293。

石井公正，2012，〈真諦關與文獻の用語と語法—NGSM による比較分析〉，船山徹編《真諦三藏研究論集》，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研究院，頁 87-120。

臼田淳三，1981，〈ペリオ三〇〇六番漢訳仏典注釈断片をめぐって鳩摩羅什以前の維摩經注釈書〉，《仏教史学研究》23：2，頁 1-18。

辛嶋静志，2010，〈早期漢譯佛典的語言研究——以支婁迦讖及支謙的譯經對比為中心〉，《漢語史學報》10，頁 225-237。

辛嶋静志，2014，〈初期漢訳仏典の言語の研究——支婁迦讖訖と支謙訖の対比を中心として〉，奥田聖應先生頌寿記念論集刊行会編《奥田聖應先生頌寿記念インド学仏教学論集》，東京：校成出版社，頁 890-909。

辛嶋静志，2015，〈試探《維摩詰經》的原語面貌〉，《佛光學報》1：2，頁 73-100。

林屋友次郎，1941，《經錄研究》，東京：岩波書店。

後藤義乗，1978，〈数理文献学的方法による無量寿經類漢訳者の推定〉，《印度学仏教学研究》26：2，頁 174-175。

後藤義乗，2006，〈竺法護の訳語と宝雲・ブッダバドラの訳語〉，《宗教研究》79：7，頁 244-245[R]。

後藤義乘，2007，〈竺法護訳の無量寿經と覺賢、宝雲による改訂〉，《宗教研究》80：4，頁209-209[R]。

後藤義乘，2007，〈仏本行經・四天王經の漢訳者〉，《印度学仏教学研究》55：2，頁982-978[L]。

境野黃洋，1935，《支那佛教精史》，東京：境野黃洋博士遺稿刊行會。

Chandra, Lokesh. 1976. *Tibetan-Sanskrit Dictionary*. Kyoto: Rinsen Book Company.

Demiéville, Paul. 1954. “La Yogācārabhūmi de Saṅgharakṣa.”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44, 2: 339-436.

Demiéville, Paul. 1962. “Vimalakīrti en Chine.” Appendix II in Lamotte (1962), pp. 438-455.

Harrison, Paul. 2008[2010]. “Experimental Core Samples of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Two Buddhist Sūtras Analysed in the Light of Recent Sanskrit Manuscript Discoveries.”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31, 1-2: 205-250.

Hung, Jen-Jou, Bingenheimer, Marcus and Wiles, Simon. 2010. “Quantitative Evidence for a Hypothesis Regarding the Attribution of Early Buddhist Translations.” *Literary and Linguistic Computing* 25, 1: 119-134.

Karashima, Seishi 辛嶋靜志. 1998. *A Glossary of Dharmarakṣa’s Version of the Lotus Sūtra* 正法華經詞典. *Bibliotheca Philologica et Philosophica Buddhica* I. Tokyo: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Soka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College for Postgraduate Buddhist Studies Library, ed. 2006. *A Concordance to the Taishō Canon and Dunhuang Buddhist Manuscripts. Second Edition*. The Taishō Canon Concordance Series II. Tokyo: International College for Postgraduate Buddhist Studies Library.

Lamotte, Étienne. 1962. *L’Enseignement de Vimalakīrti (Vimalakīrtinirdeśa)*: Traduit et Annoté. Louvain: Publications Universitaires.

Nattier, Jan. 2000. “*The Teaching of Vimalakīrti (Vimalakīrtinirdeśa)*: A Review of Four English Translations.” *Buddhist Literature* 2: 234-258.

Nattier, Jan. 2008. *A Guide to the Earliest Chinese Buddhist Translations: Texts from the Eastern Han 東漢 and Three Kingdoms 三國 Periods*. *Bibliotheca Philologica et Philosophica Buddhica* X. Tokyo: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Soka University.

Radich, Michael. 2014. “On the Sources, Style and Authorship of Chapters of the Synoptic *Suvarṇaprabhāsottama-sūtra* T664 Ascribed to Paramārtha (Part 1).” *Annual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17: 207-244.

Radich, Michael. forthcoming a. “On the *Ekottarikāgama* 增壹阿含經 T125 as a

- Work of Zhu Fonian 竺佛念.” *Journal of Chinese Buddhist Studies*.
- Radich, Michael. forthcoming b. “Problems of Attribution, Style, and Dating Relating to the “Great Cloud Sūtras” in the Chinese Buddhist Canon (T 387, T 388/S.6916).” In *Buddhist Transformations and Interactions: Papers in Honor of Antonino Forte*. Ed. Victor Mair, Tansen Sen, and Chen Jinhua.
- Radich, Michael and Bhikkhu Anālayo. Forthcoming. “Were the *Ekottarika-āgama* 增壹阿含經 T 125 and the *Madhyama-āgama* 中阿含經 T 26 Translated by the Same Person? An Assessment on the Basis of Translation Style.” In *Studies in the Madhyama-āgama*. Ed. Dhammadinnā.
- Zacchetti, Stefano. 2005. *In Praise of the Light: A Critical Synoptic Edition with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Chapters 1-3 of Dharmarakṣa’s Guang zan jing* 光讚經 Being the Earliest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Larger Prajñāpāramitā. Bibliotheca Philologica et Philosophica Buddhica VIII.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Soka University. Tokyo.
- Zacchetti, Stefano. 2010. “Some Remarks on the Authorship and Chronology of the *Yin chi ru jing zhu* 陰持入經註: The Second Phase in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Chinese Buddhist Exegetical Literature.” In *Buddhist Asia 2: Papers from the Second Conference of Buddhist Studies Held in Naples in June 2004*. Ed. Giacomella Orofino and Silvio Vita. Kyoto: Italian School of East Asian Studies, pp. 141-198.
- Zürcher, Erik. 1959[2007 reprint]. *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 The Spread and Adaptation of Buddhism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3d ed. Leiden: Brill.